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第十一回 柳碧煙掃雪吟詩 蔣青巖挑燈說誓

詞曰：誰遣仙娥親掃雪，單衣不念肌膚冽。斂怨含悽何處說，因悲切，新詩句句肝腸結。有個知音剛聽得，夜深籬畔情相接。欲仗卿卿權救擊，心頭血，燈前共把山盟設。

右調《漁家傲》

話說蔣青巖當夜到沈蘭英身邊，蘭英接住，歡喜非常。二人相偎相倚，蔣青巖細將昨夜袁太守設計招親之事，向他說了一遍。蘭英道：“冤家，你這等人品，誰人不愛，這也莫怪那袁太守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我明日要往建康。”蘭英聞言，驚道：“你好狠心，有甚要緊事，就忍心撇了我去。”不覺兩淚如雨。蔣青巖只得將至情相告。說道：“我今年少不得要到袁太守這裏來完親，那時再圖歡會，不必過憂。”蘭英道：“既然郎君有此事在身，妾也不敢強留，但望郎君莫忘妾意，倘得便就來會會，不要教人想殺。”二人說得難捨難丟，一齊解衣上床，這一夜蘭英並不曾放蔣青巖歇氣，直弄到五更方止。二人正想熟睡。只見宜春走到床前，說道：“天將明了，蔣相公快些起來去去。”這正是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蔣青巖和蘭英二人聽得，連忙一齊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蘭英脫下自己貼肉的一件大紅綿襖，叫蔣青巖穿了，說道：“去後見這件衣服，只當見妾一般。”又取了黃金十錠，贈與蔣青巖作路費。蔣青巖深感蘭英之情，不得已割捨，彼此兩人恩愛難念，蔣青巖去後，想起這段恩情，口占一詞道：

燈月共輝輝，樓上娥眉。多情招我入香闈。顛倒鳳鸞渾似夢，俏語聲低。幾夜便拋離，兩地孤栖。平生佳遇此番奇，可惜好花先有主，難與同棲。

右調《浪淘沙》

蔣青巖回到下處，催那進京的院子起身，自己又去睡了一會，然後起來，梳洗完備，坐了轎子，親自去辭袁太守。這日袁太守因接上司，絕早出城，分付衙內人道：“蔣相公若來時，請到內衙寬坐，候我回來。”眾衙役和衙內的家人都一齊應諾。不一會，果然見蔣青巖到了，連忙請進衙中坐下，衙內登時擺出一桌茶果，家人小廝齊來服事。吃過點心茶，隨後又是早飯，蔣青巖略略吃了些，即便立起身來，在後堂閑步，見左邊有一個花亭，亭上有一個書僮在那裏掃地。蔣青巖便到花亭上，看了一回，又見花亭背後有一間書房，門兒半開。蔣青巖問那書僮道：“那邊可是你老爺的書房麼？”書僮道：“正是，姑爺請裏面坐坐。”蔣青巖真個走進那書房去，書房中甚是擺設得齊整，只是書架上卻沒有甚正經書，都是些文卷及京報、縉紳而已。蔣青巖無心看他，再到旁邊一個書架上翻看，頭一部便是《漢魏樂府》，蔣青巖信手抽出一本，到榻前一張小桌上開了觀看，裏面有綵箋一張。蔣青巖忙忙展看，那牋上卻是一首詠新月的詩，詩道：

已別苦寒月，春宵見一鉤。
炤人猶淡淡，掛柳正柔柔。
半面初窺鏡，全身未上樓。
廣陵潮漸長，梅影入簾浮。

蔣青巖看罷，稱羨不已，不知是何人所作。再看那字法端楷，墨蹟猶新，想那袁老未必有此纔情。且這手筆老道中又兼嫵媚，頗似閨秀之作，難道是秋蟾小姐做的不成。正猜疑間，那書僮走進前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姑爺看完了，仍舊夾在書內，這是小姐詠月的詩，拿與老爺看，老爺因公事未暇，尚不曾批評哩。”蔣青巖驚喜道：“果然是你小姐做的麼？”書僮道：“怎麼不是，俺小姐從小兒就會吟詩作賦，老爺凡有應酬，都是小姐代筆。”蔣青巖聞言，心中不語，心下得意，道：“我只道華小姐是當今纔女第一，不料此處又有一個對手，我前日見那秋蟾小姐的容貌，雖略有些兒不及柔玉小姐，卻也可與掌珠、步蓮二妹爭先，我蔣青巖只怕要折福哩。我不免竟和他一首，寫在這箋後，與秋蟾小姐看看。”當下就借桌上筆墨，和了一首詩道：

春晚粧初罷，遙天繫玉鉤。
細風吹影薄，流水弄光柔。
淺淺窺銀蠟，匆匆下翠樓。
團圓期不遠，幾樹暗香浮。

蔣青巖將詩寫在綵箋之後，仍舊夾在書內，送到架上放了，起身轉回廳堂上來。那書僮又奉上一盃香茶，遞與蔣青巖吃了，方纔聽得喝道之聲。袁太守回來，看見蔣青巖在此，兩人作了揖。更問蔣青巖可曾用飯，十分親熱。蔣青巖讓袁太守用過早膳，然後纔將自己要去建康的話與袁太守說。袁太守道：“賢婿既有正務，不佞也不好強留，只是小女終身之事，須要在心，倘到華家完親之後，望即到此，恐不佞任滿，又不知陞往何處，萬不可遲緩。”青巖連聲應諾。袁太守遂分付兵房書吏，差他拿一隻齊整劃船送蔣姑爺到建康，明早伺候。分付已畢，又備了盛席，替蔣青巖餞行，翁婿二人飲到更闌，蔣青巖起身作別。袁太守又到衙內去封了一百二十兩程儀，八色大禮，夫人也送出幾疋尺頭鞋襪來與蔣青巖，蔣青巖都拜謝收了。袁太守道：“舟中一切食物都已備下，不必費心。”蔣青巖再三稱謝，袁太守又叮囑了許多言語，方纔分手。

次日絕早，那兵房書吏領了船家來見過蔣青巖，交與蔣家院子。蔣青巖當日起身上船，那船果然寬大齊整，船內的米菜食物堆了半艙，無所不備，竟像走長路的一般。蔣青巖看了暗暗笑道：“這段姻緣是那裏起的？”心中也甚覺難為那袁太守。

飯後開船，次日晚便到建康。蔣青巖尋了一個潔淨禪庵住下，少不得又去尋媒婆，說他要娶妾。這建康府是歷代建都之地，風俗繁華，江山錦繡，佳人才子往往出在這裏。那些媒婆聞得蔣公子要娶妾，都害了賺錢的病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把蔣青巖的下處幾乎踏平了，弄得蔣青巖終日不得空閑。終日相張家，看李家，竟似蘇、揚一樣，沒個中意的。蔣青巖十分焦躁。

此時是正月下旬，連日甚是寒冷，這日忽然彤雲密布，一場大雪從午間落到半夜，竟有六七寸深，從來春雪沒有這般大的。次日，蔣青巖偶然到後院看雪，聽得隔籬有掃雪之聲，隱隱如聞嘆息。蔣青巖移步到籬邊張看，只見一個女子，生得玉容雲鬢，皓齒娥眉，嬌豔窈窕，體態輕柔，若與柔玉小姐同行，也難分上下。只可憐這女子，如此隆冬，體無兼衣，淚痕滿面，一雙小腳兒立在雪中，手內拿了一把筴帚，戰抖搜在那邊掃雪。蔣青巖見了大驚，道：“世上既有俺柔玉小姐，那裏還有這佳人，怎生上天既生這般顏色，為甚又教他受這般苦處，真個可憐可恨。但不知他是何人家，為甚忍心教他做這般苦事，便是婢妾生得如此艷冶，也該另眼看待。”蔣青巖正在猜疑嘆息之際，忽見那女子將筴帚停下，回顧淒然，口中嘮嘮叨叨地吟道：

雪白紅顏有夙因，紅顏對雪更酸辛。
憐伊本是空中物，拋落今同地上塵。
蔣青巖聽了大驚。那女子又吟道：
纖纖十指雪同寒，掃盡階除淚未干。
薄命不如原上柳，春風無力只摧殘。

蔣青巖聽罷，十分慘然，又驚又羨道：“這女子不但顏色過人，亦且纔情高俊，料不是以下之人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我若突然便去問他，他定含羞不說，待我也做一首詩問他，看他怎生答我。”蔣青巖便信口吟道：

瞥見形容意已驚，忽聞悲調更淒清。
籬邊有個知音客，好把傷心事說明。

那女子聽得，忙將臉兒調轉，向蔣青巖這邊一張，見是一位超群出眾的風流秀士，料必是個情種，或者他能救我，也未可知。隨即和韻一首，念道：

傷心薄命事堪驚，何處知音聽獨清。

多少哀腸難共語，夜深籬畔說分明。

蔣青巖聽了，知那女子要訴衷腸，恐人知覺，約夜間籬邊相告。那女子答過蔣青巖的詩，他便回前邊去了。蔣青巖也轉到前邊，向那庵中的主僧道：“我前面那房朝北，風色甚冷，今夜卻要移榻到後面去，特與長老說明。”那主僧道：“既然房中風冷，但聽相公之便。”蔣青巖當下分付伴雲，將行李搬到後房去，這後房到那籬邊，止隔一介天井。蔣青巖到了夜間，仍舊著伴雲在前房歇宿，他獨自一個在後邊。等到二更時分，蔣青巖輕輕走到籬邊，此時雪消未盡，餘光灼人，蔣青巖細看竹籬那邊，早已站立著一個佳人。蔣青巖走進竹籬邊，低低叫一聲：“小娘子拜揖。”那女子在雪影中忙忙答禮，道：“相公萬福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早間承小娘子見約，特來領教，敢問小娘子貴姓芳名，為何有如此纓貌，受這般苦楚，望小娘子直言，倘有可用力，定當相救。”那女子聽問，不覺淚如湧泉，做聲不出。過了半晌，答道：“早間偶爾悲吟，不期污耳，更蒙佳章賜問，料相公定是有心人，故相約至此，一訴衷腸，敢問相公尊姓大名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小生姓蔣，字青巖，祖籍金陵，近居西湖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妾與相公正是同鄉，妾姓柳名碧煙，妾父在陳時，曾任執金吾，陳亡後五年，父歿，母違父志。時妾甫三齡，寄養于舅氏，舅氏亦文士也，及八歲，妾得攻書識字，十三而舅氏亦亡，舅母不良，但愛己子，而婢以待妾，十五而舅母亦故。表兄以妾為奇貨，利得多金，遂百計誘妾，將妾嫁彼胡將，胡將固醜武夫也。且喜大娘悍妒無比，自妾入門以來，絕不許胡將與妾一面，妾身賴此得已不染，所苦者大娘朝夕罵詈，又使妾供賤役，每欲賣妾而不遇其人。今幸蒙相公見問，敢罄衷腸，倘蒙救援，使妾得出牢籠，妾當銜結以報，幸相公秘之。”蔣青巖聽了，又恨又嘆，把自己一段偷香竊玉的念頭，都丟過一邊，想道：“我正在此尋覓佳人，他大娘既要賣他，且他還是處子，我何不將些金銀買了他去，一則救了岳翁，二則救這女子，豈不一舉兩得！”因向碧煙道：“小生聞小娘子之言，心誠憫側，小生到有救小娘子之力，只有一言，不知小娘子肯依否？”碧煙道：“相公但說，若有利于妾，自當敬從。”蔣青巖便將華家的事，從頭至尾向他說了一遍。碧煙道：“妾不幸被人欺誤，致受此苦，若再作侍兒，妾今相去幾何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娘子差矣，那楊越公權傾中外，位壓群僚，他的侍兒姬妾個個都是珠圍翠繞。若小娘子這般容貌纓學，到他府中自然專房擅寵，比之今日，豈非九天九泥乎！”碧煙道：“相公之言雖是仁矣，但妾本意是在相公，不意相公舍己從人，負妾初心矣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娘子之意，小生豈不知之，奈事有不得已，只求娘子前去，以解其紛。昔西子入吳，後來仍歸范蠡，今日娘子入越，安知異日不重歸小生乎？請小娘子思之。”碧煙道：“妾與相公邂逅，亦是前緣，今日之事，聽其裁處。”蔣青巖深深向他一揖，謝道：“蒙娘子見諾，感德多矣，但不知明日央媒相求，還是求胡將，還是求大娘，望娘子指教。”碧煙道：“那胡將出征已久，主張在大娘，只須向大娘說便了。”此時夜已四鼓，寒氣侵衣，蔣青巖恐碧煙衣裳單薄，說道：“夜深霜冷，請小娘子自便，明日自當竭力謀為，定不負小娘子之望。”碧煙此時也覺寒冷，聞蔣青巖之言，兩人告別，各自歸房安睡。

次早，蔣青巖便著院子去尋媒婆來，蔣青巖向媒婆道：“我聞隔壁胡家有一妾，要打發出去，你可到他家問他大娘一聲，休說是我央你去的，並不可令別人知道，如事成，重重謝你。”媒婆聞言，失驚道：“呀，偏放著恁般一位佳人，老身卻就忘了，相公放心，包你一說就成，還是個女孩哩。相公少坐，待老身去去就來回信。”那媒婆當時便往胡家去了，不半晌，喜孜孜來回道：“相公，他奶奶肯到肯了，只是價錢重哩。”蔣青巖問他要多少身價，媒婆道：“胡奶奶說，他家爺當日是六百兩銀子娶的，原封不動，于今仍舊要六百兩銀子，若肯依他這數，一邊兌銀子，一邊便抬人。”蔣青巖聞言，想到，那等一個佳人，便是六百兩也不算多。便向媒婆道：“胡家說的數目，我便依他。你明早來同去成事，只有一說，我卻是要帶往遠處去的，要說過在先。”媒婆道：“此事不須相公慮得，那胡奶奶原要賣他到外路去的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如此卻好。”媒婆又到胡家回覆不題。

蔣青巖見媒婆去了，隨即著院子到江口，僱了一隻大江船，撐到秦淮河下住了。將囊中銀子兌出六百兩，將皮箱盛了。次日清晨，媒婆到了，蔣青巖分付院子捧了銀箱，自己和媒婆同到胡家來。那胡家總沒一個正經男人在家，只有兩三個牛精一般的小廝，站在廳旁，看見蔣青巖的人品，都道：“好個白臉相公，俺家柳娘今夜有一場狠攆哩。”那媒婆忙忙進去與胡奶奶說了，那胡奶奶竟親自走出來。蔣青巖抬頭將那奶奶一看，好生惡剝，怎見得：

身長體胖，眼大眉粗。黃頭毛，叢簪花朵；尖額角，高聳雙顴。又麻又黑的面皮，粉填脂補；一出進的牙齒，鐵打金鑲。十指宛似釘耙，小腳渾如臭鯢。豺聲虎勢，壯士魂飛；狗臉蛇心，佳人偶喪。

蔣青巖沒奈何，也只得作他一揖，他也深深躋了幾躋，便和蔣青巖對面坐了，叫左右抬過一張桌子，放在中間，拿過一架天平來，將銀子兌了，寫了紙，三面交付明白。那胡家老婆望著屋裏邊喊道：“柳家孩子，快出來。”只這一聲，把蔣青巖嚇了一驚。不一會，那碧煙婷婷走將出來，向胡家老婆拜了一拜。此時蔣家的院子已有轎子在外伺候，碧煙上了轎，蔣青巖分付院子先送碧煙到船上，他隨後轉到庵中，謝了主僧，著伴雲和院子喚了人夫，將行李挑上船去。

蔣青巖到了船上，請碧煙到前艙，作揖道：“娘子此後在內艙安置，小生趁此天早，上街去替娘子買幾件衣服、器皿來。”碧煙感謝不盡。蔣青巖分付伴雲在船備飯，他自喚了兩個院子相隨，上岸去了。這碧煙獨自一個坐在船中，想道：“我看蔣郎這般人品、才學，我寔寔羨慕，誰料此身又屬他人。這也難為蔣郎，他一則為結髮之情，二則為翁婿之好，我有個道理，待到了越府之後，相機而動，到底要遂了我的初心，但不知蔣郎之心如何，待他回來，試他一試。”正思想間，伴雲捧進飯來，碧煙吃罷。蔣青巖回來，買了許多衣服、被褥、氈毯、帳幔、梳箱、脂粉、盆筒之類，挑了一擔上船，蔣青巖分付伴雲搬到後艙，交與碧煙，碧煙十分感激。

此時日已將暮，蔣青巖分付船家將船撐到城外去，以便明早開船。眾船家聞言，一齊動手，將船撐到城外住了。伴雲上燈進艙，蔣青巖又叫伴雲上一盞燈，送到碧煙艙中去，然後院子和伴雲替主人鋪疊衾枕。吃過晚飯，蔣青巖著他們自去睡覺，獨自一人倚著船艙，看那一天星斗，兩岸明燈，心中想道：“如此良夜，又有這般佳人，依然寂寞，我若當日不遇柔玉小姐，今日這碧煙豈不屬我？”又道：“一個碧煙換一個柔玉，也不吃虧，只是這碧煙十分屬意于我，若得那楊老兒早早死了，或者還有屬我之日，亦未可知。”左思右想，只是忘情不了，忍不住腳，竟走到碧煙艙門外，伸頭一張，見那碧煙獨自坐在燈下，手托香腮，如有所思。蔣青巖低聲問道：“小娘子，此時還不安寢，得無嘆寂寞乎！”碧煙聞言，忙立起身，答道：“賤妾既蒙救援，得離苦海，安敢更愁寂寞，寔有所思耳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娘子所思何事，何不向小生言之？”碧煙沉吟半晌，方纔說道：“敢問那楊越公為人，還有些俠氣麼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聞他少年也曾做幾件好事，不知近日何以至此。”碧煙又問道：“他多少年紀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已將六十了。”碧煙聞言甚喜。蔣青巖見碧煙問得古怪，再三盤問道：“不知小娘子這般問他做甚？”碧煙嘆道：“妾之心事，寔不敢相瞞，妾本擬身事相公，不料相公為著這件大事，妾不得不替相公一行。若那越公是可以俠氣動得的，妾便以俠氣動之；如其不可，他年將六十，料經不得許多酒色銷磨。敢望相公異日于繡房之側，為妾留片地，庶幾得再事相公，亦未可料，那時不識相公肯見約否？”蔣青巖聞言大喜，道：“小生寔不能忘情于小娘子，適聞千思萬想，只礙著這件大事，有負小娘子多矣。若小娘子果有此心，小生當計日以待；且柔玉小姐最賢，萬無他說，請與小娘子在燈前說下誓來。”碧煙聞言，連忙走將過來，和蔣青巖一同望燈而拜，說誓道：“兩人異日有負此盟者，上天誅戮。”說誓已畢，各賦詩一首，相換為質。蔣青巖的詩道：

一天星斗共明燈，作證盟言視莫輕。

敬把洞房留一半，閨中酬和待卿卿。

柳碧煙的詩道：

籬邊邂逅本前緣，燈下山盟兩意堅。

此去定須圍劍合，相期同上五湖船

蔣青巖取出一幅白綾，將詩寫了，付與碧煙，碧煙向腰間解下一條汗巾，寫了付與蔣青巖。從此，兩人情投意合，一路上唱酬談笑，極盡其歡，只不及邪事，這是蔣青巖的好處，若是第二流人物也做不來。有詩一首贊他道：

從來美色難相近，美色當前眼亦昏。

誰似蔣生心不愧，坐懷柳下可同論。

要知蔣青巖何日到京，那碧煙可中楊越公之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